

毛泽东的人生波澜壮阔，他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博大胸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非凡气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韬武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大抱负。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不仅有铮铮铁骨的一面，还有动情洒泪的另一面。读懂这些含“泪”的诗句，有助于把握毛泽东深邃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真情实感。

长使英雄泪满襟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吟道：“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不畏强敌，不惧艰险。但毛泽东也有“怕”，斯诺在纪实对毛泽东的访谈时写道：“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1937年，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1928年8月，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壮烈牺牲，毛泽东敬献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副挽联是毛泽东痛悼战友的真情流露，更是毛泽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意志表达。

生活中的毛泽东本真质朴，悲天悯人，感情丰富。在毛泽东的生平资料中，有很多倾情落泪的感人故事：在乌江南岸，挥泪送衣给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干人”；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时，在半山腰上痛哭被敌机



汪建新

毛泽东诗词中的倾情洒泪

炸死的警卫班长胡昌保；1944年9月，获悉彭雪枫将军牺牲悲痛泪流；1945年观看歌剧《白毛女》而动情流泪；1950年8月5日，看到淮北洪灾报告急件中“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时潸然泪下；1972年1月10日，亲赴陈毅追悼会并洒泪三鞠躬；1976年1月，听周恩来讣告及其悼词时悲伤而泪如泉涌。

长歌痛悼思君深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条款。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义愤填膺。毛泽东在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封面上愤然题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的同窗挚友易昌陶于1915年3月不幸病逝。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躏，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挽联写得哀婉真挚而又气势恢宏，抒发了一个热血男儿忧国忧民之志。上联痛斥日本一再侵扰，漂洋过海，觊觎我锦绣河山，企图吞并东北三省。时下社会极为黑暗腐朽，正期待我们去彻底荡涤，你却走了，我一人怎能济世救民？下联坦陈生死本是自然法则，不值得议论。百年之

中，中日必有战事，你的生命之花刚刚绽放却撒手西去，走得真不是时候！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信中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信中还附了一首哀婉凄切、苍凉彻骨的悼亡诗《五古·挽易昌陶》。这首五言古风共分五节，每节八句，句句催人泪下，感情真挚动人。“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第一节写思念亡友的极度愁苦。“城隈草萋萋，潸泪侵双睫。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第二节写与友人永诀的悲切心情。“关山塞曠足，飞飈拂灵帟。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第三节写对友人生前死后境遇的极度伤感。“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第四节写国难当头却痛失知音的酸楚。“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第五节写祭奠亡友和伤时忧国的无限惆怅。作品诗情沉痛悲凉，但不是惨惨戚戚，而是透发着一股阳刚之气，报国壮志，气贯长虹。

秋雨韶山洒泪多

毛泽东和斯诺谈自己的身世时，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毛泽东很爱母亲，他还说过：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病逝。噩耗传来，毛泽东立即带着弟弟毛泽覃回家奔丧。毛泽东赶回韶山冲，母亲已经入殓。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毛泽东跪守慈母灵前，思绪万千，含泪挥笔写下了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作《祭母文》。“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呜呼吾母，母终未死。驱壳虽殒，灵则万古。”诗篇起句如呼天似的哭喊，表现出内心的极度悲痛。毛泽东盛赞母亲的“盛德”：博爱亲疏、恺惻慈祥、整饬成性、头脑精密。毛泽东倾诉母亲的“恨偏”：受封建礼教压迫甚深；儿子们未完全成材；没享受到儿辈报答的清福。《祭母文》是念颂母亲的绝唱，不着“泪”字却满纸悲情，毛泽东将痛苦、悲伤、思念、惆怅、悔恨、感恩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写好《祭母文》后，毛泽东又含泪写下挽联两副：第一副挽联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第二副挽联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写道：“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母亲已经去了，“万端遗恨皆须补”，毛泽东把对母亲

的爱升华为对人民、对国家的爱，他把无限的爱都献给了他最伟大的母亲——祖国。

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诗词中“泪”字出现最多的，是写给杨开慧的作品。毛泽东对杨开慧情深意重，为杨开慧作了三首词，有四次倾情洒“泪”。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他忙于革命，四处奔波，夫妻聚少离多。1921年，他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写进《虞美人·枕上》。恰如《凤求凰》所云：“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毛泽东亦是“堆来枕上愁何状”。“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是爱而相思，相思而愁，因愁而泪。

1923年底，毛泽东动身前往广州，“挥手从兹去”，写下《贺新郎·别友》。“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又一次落泪。正如唐代陆龟蒙《别离》所云：“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一个“住”字，把热烈的爱情、复杂的心绪、理性的克制描绘得形神兼备。

杨开慧壮烈牺牲，毛泽东慨叹：“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毛泽东追悼妻子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烈士忠魂飞上月宫，受到吴刚和嫦娥的热烈欢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高兴得掉泪。对于此句，周

恩来这样评论：“‘泪飞顿作倾盆雨’，是嫦娥之泪？是吴刚之泪？还是作者之泪？是普天下革命人民洒下的倾盆热泪。”

1961年，毛泽东写了《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斑竹，又名湘妃竹，典出晋张华《博物志》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1975年，毛泽东对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娘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毛泽东看见斑竹，也怀念起杨开慧。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诗词中直接出现“泪”字的情形确不是很多，但是有些作品却蕴含毛泽东纵情落泪的神情。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血吸虫病导致“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情系人民的毛泽东能不伤心落泪？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病逝，毛泽东赋诗《七律·吊罗荣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痛失战友良将，能不老泪纵横？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在赴枣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途中，车上不知谁点开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欢快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安静的车厢内，有人轻轻哼唱，紧接着有人加入，很快大家都唱起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那般激情洋溢，那般优美动听。我看了一下，一行十几个人，不同的年龄段，每个人都在唱。我问一位刚毕业不久的90后博士：你也会唱？她说我们学校举行文艺活动时，每次都有同学演唱这首歌，我们都会唱。

美好的东西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它的光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面世迄今已近70年，依然广为传唱，经久不衰，成为人们心中不朽的经典，足见其高超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影响力。

（一）

1954年元月，作家刘知侠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问世。小说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党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在临枣支线、津浦干线上，打击日伪军的交通线、与敌人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甫一出版，立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上柜不久即售罄，当年即再版。刘知侠也一举成名，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深得读者青睐。

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影。由于同名小说的巨大影响，上海电影制片厂对该片十分重视，组成了强有力的创作班子，仍由刘知侠编剧，导演为赵明，主要演员有曹会渠、秦怡、冯喆等。赵明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时年26岁的吕其明欣然接受。

别看年轻，但吕其明也算是“老革命”了。1940年，刚满10岁的他就随父去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成为文工团的一名小团员。抗战



张文珍

把抒情和战斗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剧团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吕其明来说，却是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的艺术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唱歌、跳舞、演戏、行军、打仗……直到1949年11月，吕其明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9年的剧团生活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他的音乐天赋以及对作曲的热爱，1951年他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音乐创作事业。

接受任务后，吕其明深知肩上的分量，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影片的音乐创作中。他认真阅读同名小说，研究剧本，了解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充分领会导演的创作意图。吕其明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都没有一首插曲。他想，如果有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更有利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特别是能够反映铁道游击队员们的革命精神和浪漫情怀。导演认同他的看法，同意在故事的高潮之前配一首歌。吕其明恰到好处地选择了插曲的时机：游击队员们被围困在微山湖的礁岛上，他们刚刚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连续击退了日寇的数次进攻。黄昏来临了，在战斗间隙里，一个战士弹起了土琵琶，领头唱起了歌，大家也随声而和。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经过反复思考，吕其明认为，这些战士是普通的战士，他们的歌曲也必定是通俗易懂的，歌曲的语言要生动形象。歌词的写作者，吕其明想到了诗人芦芒，他是新四军老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经验和体会，其诗歌在当时的文坛上负有盛名。芦芒和何彬合作，很快将通俗质朴又浪漫抒情的歌词创作出来。吕其明看了，赞不绝口，这



为谱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曲子怎么写呢？当时有人建议写成进行曲，吕其明觉得不可，影片故事情节已然十分扣人心弦，进行曲徒然再增加一层紧张；也有人建议写成苏联电影式的抒情曲，吕其明认为也不合适。他说：“我觉得应该写成一首近似山东民歌的东西，把抒情和战斗的情绪结合在一起。”风格特点定下来后，创作异常顺畅，吕其明仅用了1天时间，脍炙人口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就诞生了。

这首歌的词曲安排可谓匠心独具。歌曲的前半部分曲调采取了歌谣的风格，乡土味、抒情味很浓，配以四句歌词：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四句歌词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写生画：太阳山上要落山了，鬼子被打退了，微山湖上一片寂静，在这战斗的间隙里，勇猛又洒脱的游击队员们面对强敌，从容镇定地唱起了动人的歌谣。中间部分

曲调变为进行曲形式，铿锵有力，节奏鲜明，配以八句歌词：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扒飞车那个搞机枪，撞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歌曲仿佛让人看到那一幕幕袭火车、杀鬼子的激烈画面，展示了游击队员们不畏强暴、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结尾部分曲调又恢复开头的歌谣体，抒情悠然，余味无穷，四句歌词与开头相呼应：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表达了游击队员们对“胜利就要来到”的坚定信念。

在电影中，配合悠扬歌声的是微山湖黄昏美丽的景色和一幅幅袭火车、杀鬼子的画面，和平的美好与战争的残酷、斗争的艰难与必胜的信念相互交织，既调节了影片的节奏，又突出了英雄人物的浪漫情怀，为影片增色不少。影片放映后，这首歌曲迅

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2019年6月，这首歌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二）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

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吕其明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农村战斗生活，生活底蕴十分丰厚。他有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学习民间音乐，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说：“每到一个地方就学习民歌，学习当地戏曲，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学唱民歌、背诵民歌，真正地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民间音乐，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想写出大家喜欢的作品，这方面非长期下功夫不可。”1945年至1949年，吕其明跟随部队驻扎在山东，他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与戏曲，不断进行学习揣摩，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创作源泉和灵感。他说：“我脑子里有个宝库，这些积累下来的音乐元素在我脑子里变成了创作的素材，从各地的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再把这些元素用自己的音乐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听起来具有地道的山东地方风格，但是从山东所有的民歌中间，找不到一首和它相像的东西，因为这是吕其明的创作，是他在消化了山东民间音乐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出来的作品，而不是改编自哪首民歌。吕其明曾这样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

想法既简单又朴素，可以说乐思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生活是永恒的创作来源。只有走进生活深处，用心体悟，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优美的音符和动听的旋律，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三）

吕其明出生于革命家庭，自小便受到父亲的巨大影响。他的父亲吕惠生是一位革命烈士，为革命壮烈牺牲。父亲生前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吕其明说，“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和革命紧紧地拴连在一起。”他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在一次敌军扫荡中，吕其明和战友们七天七夜栖居山洞，在当地老百姓舍生忘死的帮助下，最终转危为安。没有老百姓的保护，就没有他的生命，他对老百姓的感恩之心融入血脉。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吕其明经常看到那些身穿便衣、头戴白毛巾、扎着子弹带的游击队员，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勇猛顽强，机智果敢。他们的形象令他难忘，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令他感动。他拿起笔，脑海里就涌现出他们的形象，不自觉就要表现他们，歌颂他们，赞美他们。正因为对人民有感情，心里装着人民，所以能够创作出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吕其明在其一生创作中，忠实履行了这一诺言。他笔耕不辍，满腔热情地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讴歌，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2022年10月17日晚，吕其明“红色作品五部曲”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首发首演。在首映式上，吕其明感情真挚地表示：“回想这70年，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传承着我的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人民服务，用音乐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应该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至今传唱不衰的原因吧。